

刘长卿与佛教相关事迹考

何 剑 平

[摘要] 刘长卿早年居长安及洛阳读书应举时,即已接触在帝京河洛一带广为流传的北宗禅法,在早期禅源的接受上有北宗禅的因素,其时间当在开元末、天宝初年。他的禅诗显示了承自东山法门的北宗禅和台宗禅相融合的特点,这不仅和其履历有关,且与天宝以还南方律宗和天台宗所倡禅律结合的文化风气有关。

[关键词] 刘长卿;北宗禅;天台僧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9)05-0528-06

刘长卿早年曾历开元、天宝盛世,是中唐前期颇有特色的诗人,本文就刘长卿与佛教之关系的文献记载作若干考证,在此基础上对刘长卿一生的行迹再作材料上的补充,以期扩展对刘长卿的研究领域。本文须要考析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关于他接触佛教的大致时间和地点;二是他和天台宗的关系。

一、刘长卿接触佛教之时地

刘长卿何时接触释教,史无明文,然从其诗自身提供的线索看,刘长卿接触佛教的时间在其早年即已发生。

刘长卿早年(在登第之前)尝居长安及洛阳之地,他在洛阳有旧居,在长安近郊灞陵附近有别业。长卿早年尝居高山读书。天宝四载(745)至十三载,长卿约20岁至29岁,为应进士举,频繁来往于洛阳、长安之间。值得注意的是,早年在洛阳时,刘长卿的一些诗即已流露出受佛教影响的迹象。刘长卿有《送薛据宰涉县》,为研究他与佛教有关事迹提供了重要信息,但一直未引起研究者足够重视。天宝六载制科及第后,薛据授任永乐主簿,于天宝九载(750)前后,秩满而改迁涉县(今河北省涉县)令,刘长卿写诗赠之。其中写到自己倦于应举的心境,说:

鸟倦自归飞,云闲独容翥。既将慕幽绝,兼欲看定慧。遇物忘世缘,还家懒生计。无生妄已息,有妄心可制。心镜常虚明,时人自沦翳。

观此数语,可知屡试不第的刘长卿此时已有皈依释教之心,而且,长卿此时已颇解禅法,认识到心于修禅的重要性:“心镜常虚明,时人自沦翳”——吾人之心本如镜子一般虚明湛然,由于时人自己不勤加修行,遂为诸种妄念所垢翳而不能显现。刘长卿对禅法的这种认识是源出有自的。按,诗中关于心如镜之譬喻乃唐世习禅者所常用,净觉《楞伽师资记》中有刘宋求那跋陀罗三藏之安心禅训,其原文云:“亦如磨铜镜,镜面上尘落尽,镜自明净。”此譬最为著名,成为当时北宗禅派教义宗风之标识语。张说《荆州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文称颂北宗神秀禅法:“心镜外尘,匪磨莫照。”^[1](第4522页)李邕《大照禅师碑》记普寂的禅修历程:“宝镜磨拂,万象乃呈。”^[2](第2658页)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将神秀禅归为“息妄修心宗”,并叙其禅派特色为:“背境观心,息灭妄念。念尽即觉悟,无所不知,如镜昏尘,须勤拭,尘尽明现,即无所不照。”据此,刘长卿诗中“无生妄已息,有妄心可制。心镜常虚明,时人自沦翳”之句,与北宗禅派修禅意

旨相合。或者说,刘长卿对禅法之体悟是以北宗坐禅之法为思想基础的。

为进一步论证此事,还可举以下几首诗为例。

其一,《刘随州集》卷七《早春赠别赵居士还江左时长卿下第归嵩阳旧居》诗,作于天宝后期^[3](第40页)。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五,嵩阳,隋县名,则天时改为登封,属河南府。长卿在嵩阳有旧居。按,由“遥思旧游处,仿佛疑相对”,知长卿与居士在长安有过从游处,时居士欲返江东,长卿下第亦欲归嵩阳旧居,故有是作。诗首段对赵居士进行了赞誉:

见君风尘里,意出风尘外。自有沧洲期,含情十余载。深居凤城曲,日预龙华会。果得僧家缘,能遗俗人态。一身今已适,万物知何爱。悟法电已空,看心水无碍。

可见赵居士者乃佛教信仰者。刘长卿在此写到居士对佛法的颖悟,说他“悟法电已空,看心水无碍”,此“看心”一语不可忽略,因为它也是北宗禅法的重要特色语。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之二注引荷泽神会评介北宗禅派语:“拟心即差,故北宗看心,是失真旨。”李邕《嵩岳寺碑》言神秀普寂一系之禅法特色:“湛然观心,了然见性。”^[1](第4531页)可见,“看心”、“观心”皆当时神秀一系习禅之习用语。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观心论》音义注即云:“大通神秀作。”另外,嵩阳一带是北宗禅法的传播地,北宗学说在此长期盛传。王缙《东京大敬爱寺大证禅师碑》自谓:“缙尝官登封,因学于大照(普寂),又与广德(普寂弟子)素为知友。”^[1](第4552页)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并序》说普寂“在嵩山流传禅法,人众多归”^[4](第14页),都说明北宗禅派在这里有很大势力。

其二,《刘随州集》卷六《陪元侍御游支硎山寺》诗,说:“留连南台客,想象西方内。因逐溪水还,观心两无碍。”按,元侍御,指元载。据《旧唐书·元载传》,元载于肃宗至德二载(757)冬迁豫章太守,与刘长卿偕游支硎山当在至德二载。支硎山,据旧题唐陆广微《吴地记》,在苏州吴县西15里,山中有寺,号曰报恩,梁武帝时置。“因逐溪水还,观心两无碍”正禅观语,“观心”已如上述。

以上两首诗皆使用了表示北宗坐禅之法的特色语,透露出长卿于北宗禅极熟悉,尝受其影响当无有疑问。从时间上来看,天宝后期恰是北宗禅统摄北地之时。宗密《禅源诸诠都序》卷上所谓“当高宗大帝,乃至玄宗朝时,圆顿本宗未行北地,唯神秀禅师,大扬渐教,为二京法主、三帝门师,全称达摩之宗”,即从禅宗发展史的角度道出了真相。

刘长卿对北宗的兴趣还表现在对北宗圣迹的礼谒。《刘随州集》卷四有《龙门八咏》诗,其中之三《福公塔》及之四《远公龕》,最引人注目。如《福公塔》诗云:

寂寞对伊水,经行长未还。东流自朝暮,千载空云山。谁见白鸥鸟,无心洲渚间。

据考,《龙门八咏》乃刘长卿于开元、天宝居洛阳时作^[5](第65页)。伊水,流经伊阙山(龙门山)。《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河南府:“伊阙山,在县北四十五里。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流其间,故名。”而此福公塔,当指义福禅师塔。据严挺之《大智禅师碑铭并序》,义福禅师乃北宗神秀弟子^[2](第2842页),“始于都城传教,二十余年,人皆仰之”^[6](50册第760页),使北宗禅法在他和普寂的时代达至鼎盛时期。于开元二十三年(735)秋弃世于龙兴寺,七月六日,迁神于龙门奉先寺之北冈。《唐代墓志汇编》开元四三三有杜昱《大唐故大智禅师塔铭》载义福禅师于开元二十四年夏五月廿五日,徂逝,“秋七月七日甲申,迁神于奉先寺之西原,起塔守护”。如此,刘长卿拜谒福公塔的时间,其上限亦当在开元二十四年之后。《远公龕》:

松路向精舍,花龕归老僧。闲云随锡杖,落日低金绳。入夜翠微里,千峰明一灯。

此远公龕之远公为谁?据现有材料,元天宝年间,僧中为远公可考知者有二人,一为慧远,一为崇远法师。先说慧远。宋詹《大唐嵩山会善寺故大德道安禅师碑并序》谓安禅师有弟子慧远者^[2](第4041页)。李邕《大照禅师塔铭》载北宗普寂禅师坐灭,玄宗诏令归葬嵩岳寺,开元二十八载,“仍委寺主慧远、上座崇泰、都维那昙庆等,载令构缙”起塔事^[2](第2660页)。可见,慧远曾任嵩岳寺寺主。

崇远法师,《菩提达磨南宗定是非论》记述神会于开元二十年与北宗崇远法师辩论,中有对崇远法师之介绍

于是有当寺崇远法师者,先两京名播,海内知闻,……时人号之‘山东远’,岂徒然耶?

又引神会言:“道俗总听,从京洛已来,至于海隅,相传皆许远法师解义聪明,讲大乘经论更无过者。”可知此远公者乃极善于讲论者,系北宗义学僧。此一类例证还载于《历代法宝记》以及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三之下《神会传》。此二远公,虽孰是孰非,难于确定,然其宗门皆为北宗系统当无可疑。综合观之,刘长卿《远公龕》之远公为嵩岳寺寺主慧远的可能性更大,开元二十八载,此慧远尚在世,若此推断成立,则《龙门八咏》之诗的创制时间亦当在天宝年间。以上两诗皆为刘长卿礼谒北宗禅师事迹所作,从中不难看出刘长卿对北宗禅派的特殊兴趣。

据以上所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刘长卿早年居长安及洛阳时即已接触在帝京河洛广为流传的北宗禅法,此时的一些诗作在对佛理的领悟上都表现出受北宗禅影响的痕迹,其时间当在开元末、天宝初年。

二、刘长卿与天台僧之交游

天宝十四载,安史乱起,诗人南下奔吴,在苏州长洲尉任^[7](第 276 页),常以公事奉使出行往来于润州、扬州之间,从此进入与佛教密切接触的时期——结识各宗僧人,其中尤以结交天台宗派系的僧侣最为突出。

在扬州,刘长卿与不少僧人交流往还,较著名者有开元寺烈公、禅智寺演和尚、龙兴寺灵佑等,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同龙兴寺灵佑的关系。灵佑是对刘长卿产生重要影响的僧人。据《宋高僧传·灵一传》,灵佑曾向扬州律僧法慎学习相部律,法慎为怀素最著名的弟子,《宋高僧传·法慎传》载:法慎天宝七载卒,会葬者万人,其众多上首弟子中即有维杨灵佑。灵佑虽为法慎弟子,然又转益多师,亦习天台法门。《宋高僧传·上恒传》记贞元初,释上恒徙居豫章龙兴寺,与“庐阜法真、天台灵佑”等交游事,则知灵佑又为天台学者。此外,《唐大和尚东征传》则向我们透露了更多灵佑的生平事迹:一是天宝九年(750),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航海失败,取道江苏,行至润州江宁县,入瓦官寺登宝阁,时鉴真和尚弟子灵佑即引鉴真一行“还栖霞寺,住三日”。二是介绍鉴真和尚弟子中超群拔萃为世师范者,其中即有“洛州福先寺僧灵佑”,据此,灵佑早年尝挂单于洛阳福先寺。至于灵佑所住寺院及与《法华经》之联系,扬州法云寺僧明空《胜鬘经疏义私钞》卷一谈及《胜鬘经》的注疏情况说:“今上宫王疏所释,即是后译经(求那跋陀罗译)。有二十一纸。其疏,唐大历七年,日本国僧使诚明、得清等八人,兼《法华疏》四卷将来扬州,与龙兴寺大律阁梨灵佑。”^[8](19 册第 925 页)这段话谈到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唐大历七年、日本光仁天皇宝龟三年,即 772 年,日本入唐僧诚明、得清等八人,曾将日本圣德太子所撰《胜鬘经疏》、《法华疏》送至扬州龙兴寺供养,时灵佑为龙兴寺律大德,善习《法华经》。总之可见,释灵佑为扬州著名律师,早年在洛阳福先寺修习,后又南下维扬,师从法慎、鉴真学律,长于《法华经》,修法华三昧,传天台教迹。刘长卿集中有两首诗写给灵佑。《刘随州集》卷五有《题灵佑上人法华院木兰花》,题下自注:“其树岭南移植此地。”诗云:

庭种南中树,年华几度新。已依初地长,独发旧园春。映日成华盖,摇风散锦茵。色空荣

落处,香醉往来人。菡萏千灯遍,芳菲一雨均。高柯傥为楫,渡海有良因。

诗当作于大历四、五年(769-770)驻扬州时。此法华院应在扬州龙兴寺内。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 92 条所载开成四年(839)正月三日介绍扬州龙兴寺的文献中记载:“寻南岳大师颜影,写着于扬州龙兴寺,敕安置法花道场琉璃殿南廊壁上。……又彼院门回廊壁上,画写诵《法花经》,将数致异感和尚等影。数及廿来,不能具写。琉璃殿东有普贤回风之堂——昔有火起,尽烧彼寺。烧至法花院,有诵经师灵佑,于此普贤堂内诵《法花经》,忽然大风起自院里,吹却其火,不烧彼堂。时人因号‘普贤回风之堂。’”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可与此相印证:“其龙兴寺先是失火,皆被烧,大和上昔住院房,独不烧损,是亦戒德之余庆也。”据圆仁所记可知,在扬州敕置的法华院就在龙兴寺内。显然,长卿访灵佑时,灵佑为扬州龙兴寺律大德,住本寺法华院。由诗句“菡萏千灯遍,芳菲一雨均”,可知长卿化用了《妙法莲华经·药草喻品》的事典,而这正好关合诗题“法华院”和灵佑诵持《法华经》的身份。贞元初,长卿再至扬州,而

灵佑已逝。长卿作《题灵佑和尚故居》，诗云：“叹逝翻悲有此身，禅房寂寞见流尘。多时行径空秋草，几日常生哭故人。风竹自吟遥入磬，雨花随泪共沾巾。残经窗下依然在，忆得山中问许询。”从末二句，可见长卿此前尝就灵佑问法，他将自己同灵佑的关系，拟比为名僧支遁和名士许询在越州山阴的讲经问难。“残经”为何经？由扬州龙兴寺法华堂诵经致异感的故事可知当为《法华经》，刘长卿尝得灵佑上人指授《法华经》并谘问经中义理。人所共知，此经为天台宗立说的主要依据。

刘长卿在游吴越时交往的重要僧人为普门上人。据《佛祖统纪》卷十“荆溪旁出世家”，禅师普门，曾拜谒天台荆溪湛然为师，学《止观》《法华》之旨，深有造诣。与湛然弟子元浩同门。梁肃在《送鉴虚上人还越序》称之曰：“东南高僧有普门，元浩，予甚深之友也。”^[2]（第5269页）普门善属文，尚古意。自称普门子，有极高义学修养，尝应湛然师之请，著《妙法莲华经玄义释讖缘起序》、《止观辅行传弘决序》二文，历指当代习禅者之弊。圆珍《入唐求法总目录》“法华部”著录普门《妙法莲花经玄义释讖缘起序》一卷。刘长卿有多首诗写给普门。如《秋夜肃公房喜普门上人自阳羨山至》：“山栖久不见，林下偶同游。早晚来香积，何人住沃洲。寒禽惊后夜，古木带高秋。却入千峰去，孤云不可留。”肃公，据《宋高僧传·法诜传》，法诜大历十三（778）年卒时，“邗城肃公为《颂》”。邗城即今扬州，是知肃公为扬州僧，此诗当作于扬州。据《新唐书·地理志五》，阳羨即义兴（今江苏省义兴县），属江南东道常州晋陵郡。诗云“早晚来香积”的“香积”，乃是指香积佛之众香国，为净土佛国中之最，语出《维摩诘所说经·香积佛品》，以香积喻普门上人来自清净妙境。“何人住沃洲”之“沃洲”乃用名僧支遁于沃洲小岭寺行道的典故，两句互文，其用事及含义不难理解。诗末两句写了普门上人现迹世间而不著世间的精神境界。以孤云（白云、浮云）譬于世间心无所染著的得道者，在长卿本人诗作中有诸多内证。此诗当为大历四、五年间，皇甫冉、严维、刘长卿相继游历扬、润，普门前来造访而作。普门访别后，约在大历五年（770）的春天，长卿又作《寄普门上人》：“白云幽卧处，不向世人传。闻在千峰里，心知独夜禅。辛勤羞薄禄，依止爱闲田。惆怅王孙草，青青又一年。”此诗将普门上人洁己拔俗之境界及其在山林的习禅生活与诗人自己的营营仕宦作了对比，表达了对前者的向往。《刘随州集》卷三有《赠普门上人》。此诗一作皇甫冉诗^①，但由“云山随坐夏，江草伴头陀”，可知普门仍持传统之坐禅方式。

三、结 论

根据以上对刘长卿崇信佛教之时地及其与僧侣交游情况的探索考稽，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刘长卿早年曾栖居河南嵩阳一带读书，后为应进士举，又尝来往于洛阳、长安之间。这一带本是当时神秀、普寂一系北宗禅法的传播地。盖在开元末、天宝初年，长卿即已接触佛教，或在其时即已受持诵读《法华经》、《维摩诘经》等大乘佛教典籍，并受到当时京洛地区北宗禅法之环境气氛的影响，这在其记录早期生活情况的诗歌中留有明显的痕迹。

自安史乱离，长卿随士人渡江南迁，与僧人交往频繁。刘长卿在游历为官时，与其有往来的僧人总计有24人，禅师占有10位之多，在长卿与这些不同宗系僧侣的交往中，尤以其与北禅宗和天台宗的关系令人注目。

刘长卿与北宗一系的关系除了前文所论及对看心（观心）禅法的接受和巡礼北宗圣迹外，还表现在刘长卿在后来的诗里不断提及双峰寺和东山二处。双峰寺在蕲州黄梅县西北40里的双峰山，是禅宗第四祖道信和第五祖弘忍大师修行之所。刘长卿有三首诗提到双峰寺。一为《游休禅师双峰寺》诗，写于长卿任御史时，大约在大历五年移使鄂州时作。大历六年至八年间长卿至鄂州时重游双峰寺，又作《宿双峰寺寄卢七季十六》诗，寄给习禅友人滁州刺史李幼卿；大约在大历十二年后，刘长卿的朋友李宥卒，葬于双峰寺，刘长卿遂重游双峰寺，悼念故人。《刘随州集》卷九收有《双峰下哭故人李宥》诗。

至于东山，则是与双峰寺紧密相关的一种指称，刘长卿有两首诗提及：《喜朱拾遗承恩拜命赴上都》、《西陵寄一上人》。其中后诗首句云：“东山访道成开士，南渡随阳作本师。”此处东山，或尚有喻指当时众所皆知的佛教圣迹、黄梅东山弘忍大师的修行之地。关于这一点，在《楞伽师笈记》《历代法宝记》

《宋高僧传》卷八弘忍及神秀本传都可找到佐证。另外,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并序》“达磨大师付法相承血脉谱一首”有“黄梅东山弘忍和上”条^[4](第 12 页),严挺之《大智禅师碑铭并序》谓义福禅师法轮谱系,曰“河南普寂与禅师二人,即东山续德,七代于兹”,可见,道信、弘忍的法系统称为东山法门。东山法门事实上代表着禅宗未分宗前的情况。而神秀、普寂一系乃直承东山法门而来。那么,刘长卿为什么在诗中反复写到双峰寺和东山?这同诗人早年接受北宗禅的经验有关,还同当时天台宗、律宗等对北宗禅观推重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天宝以还,宗派竞起,慧能之后裔南禅宗尤为活跃,然其思想及修行所出现的一些弊端,引起佛教各宗派的诟病与不满。这在净土大师慈愍三藏《略诸经论念佛法门往生净土集》卷上、义学沙门神清《北山录》卷六、刘长卿的僧友普门上人《止观辅行传弘决序》、湛然《维摩经略疏》卷一等论著中均有所表述。这些意见反映出当时佛教天台、净土等学者及部分士大夫对于禅宗崛起及禅宗教法演变之隐忧及反省。正缘于此,一些信众在禅法教源上对东山法门传承至普寂一系禅法仍颇为宗仰,认为神秀、普寂一系是僧璨遗言之传人。如大历七年(772),舒州刺史独孤及撰《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并序》,说弘忍以心教传慧能、神秀,慧能“其嗣无闻”,神秀传普寂,“寂公之门徒万人,升堂者六十有三”云云^[1](第 4562 页),明显有赞扬北宗弘化之意。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并序》“达磨大师付法相承血脉谱一首”,叙中土禅宗相承谱图,未有慧能一系,乃因其入唐受法,习天台宗,兼弘北宗禅之故^[4](第 12 页)。当时南方律宗、天台宗有鉴于慧能之后裔教法之弊,对于习禅仍特重东山法门,禅律结合成为寺院风气。刘长卿的僧友灵一、灵佑的老师——扬州律僧法慎即说:“天台止观,包一切经义;东山法门,是一切佛乘。”^[6](50 册第 769 页)灵一本人被独孤及赞述为“闻思修慧”、“严持律藏”的高僧^[2](第 3962 页);灵佑是法慎弟子,又是天台宗学人,天台止观和东山法门禅修观的会通自然会影响到刘长卿,并在其诗歌创作中得到反映。

刘长卿在交游中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天台情结。长卿有多首表达自己对天台的向往。天宝五年(746)前后,杨山人欲赴天台寻访圣迹,长卿于洛阳作《夜宴洛阳程九主簿宅送杨三山人往天台寻智者禅师隐居》诗。据此可见长卿于天台宗故事及天台智顓禅师之圣迹极熟悉。或长卿于此前已尝听说或阅读过有关文献。上元二年(761)春间,长卿由岭外南巴尉归来,至吴越一带,李嘉佑将赴台州任,刘长卿作《送台州李使君兼寄题国清寺》诗送之^[7](第 238 页)。国清寺旧名天台,隋开皇十八年(598)为僧智顓建,大业中改名国清,为天台宗著名寺院^[9](《国清百录》卷 3,第 816 页)。此诗表达了长卿对天台国清寺景致之向往。作于大历十年的《送少微上人游天台》说“石桥人不到,独往更迢迢”,作年不详的《送惠法师游天台因怀智大师故居》,由诗题及“深山谁向石桥逢”、“寂寥惟听旧时钟”等句可知长卿此前尝游历天台,其游历天台在上元二年之前。通过以上诗作,我们可以看到刘长卿对天台圣迹的深切怀念,这种怀念同刘长卿所师事礼铭的两位天台宗系统之义学高僧普门、灵佑对于他的深刻影响是分不开的。

注 释:

① 参阅《全唐诗》卷二四九、明抄本《皇甫补阙诗》、明活字本《皇甫冉集》。《文苑英华》卷二三五则作皇甫曾诗,题为《题普门上人房》。

[参 考 文 献]

- [1] 李 昉等:《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 1966 年版。
 [2] 董 诰等:《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3] 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版。
 [4] 最 澄:《传教大师全集》第 1 卷,大阪:比叡山专修院编纂 1926 年版。
 [5] 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6] 《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大藏经刊行会 1924—1934 年版。
 [7] 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北京:中华书局 2003 年版。

[8] 《卍新纂续藏经》，东京：国书刊行会 1975—1989 年版。

[9] 刘长卿：《刘随州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 何坤翁）

A Study on Liu Zhangqing's Deeds Relative to Buddhism

He Jianping

(Institute for Non-orthodox Chinese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Sichuan, China)

Abstract: Liu Zhangqing was in touch with the ways of meditation from the Northern Chan Buddhism in the Kaiyuan and Tianbao periods when he lived in Luoyang and Chang'an for a successful candidate in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his early years. His poems of expressing Chan thoughts reveal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lend of the Northern Chan originated from Dongshan way and Tiantai Chan. This is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his experience, but also connected with the general mood of Chan combining with the Vinaya in the temple supported by the Vinaya School and the Tiantai School in South China since Tianbao.

Key words: Liu Zhangqing; Northern Chan Buddhism; Tiantai monks